

跨文化漢語教學中的詩詞鑒賞*

劉 芳

〈Summary〉

Poetic image words are the essential factor of poetr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ep meaning of the poetic language correctly, the cultural context which the poetic image words depend on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eman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oetic image words can be aided by the relation of the two parameters in the linguistic coordinates. In the cross-cultural teaching of Chinese poetry appreciation, especially for the higher grade foreign students, we can analyze the deep implications of the poetic image words, combining with the explan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knowledge, so that the foreign students can not only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Chinese poetry, but also feel the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the cross-cultural teaching of Chinese; the poetic image words; Chinese poetry appreciation

1. 引言

汉语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诗歌意象词语是构成诗歌语言的基本因素，客观物象词语入诗即成为意象词语，成为诗人情感的载体。诗人正是通过对客观物象词语的恰当选择而完成了诗歌意象语言的建构，从而表达自己的情思和感受。不同的民族诗歌中，民族文化语境不同，导致同一事物所引起的语义联想有所不同，也导致诗人选择不同的客观物象词语作为诗歌的意象词语来表达相似的情感（刘芳，2012a）。因此，正确把握诗歌意象词语赖以存在的文化语境，是深刻理解诗歌深层语义的重要依据和保证。在跨文化高年级汉语诗词鉴赏教学中，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情风俗、思维模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对构成诗歌语言基本成分——“意象词语”的语义分析，使外国学生能够理解、进而欣赏中国诗词，从而感受中国文化。

2. 诗词鉴赏的核心——意象词语

2.1 诗歌意象

文学领域中意象一词的运用最早源自于中国诗歌理论，是中国诗歌理论中出现最早而且又得到广泛运用的重要术语，因此，文学中一提及意象也多指诗歌意象。

诗歌意象是诗歌的基本构成因素，是诗歌的灵魂和本质特征，它对诗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什么是诗歌意象呢？古今中外的众多学者对此概念界说不一。

中国王长俊先生（2000：21）认为：“诗歌意象的产生，也是‘象’（表象）接受‘情’的渗透的结果，一旦生活表象染情，就成为诗歌意象。”李孝论先生（2004）说，“诗歌意象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为表达一定的审美理想或思想感情而精心营构的、融入了诗人情感和思想的主客统一的符号化表象。”翁光宇先生（见吴晓，1990：9）说：意象“是诗人的主观意念和外界的客观物象猝然撞击的产物，是诗人为了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把客观的物象经过选择、提炼，重新组合后而产生的一种含有特定意义的语言形象。”李元洛先生（同上）说：“意象是客观的生活场景和诗人的主观的思想感情相交融，通过审美意象的创造而以文字表现出来的艺术景象或境界。”

英美意象派奠基人、美国的庞德（Pound）（2004：84）为意象下了这样的定义：“An image is that which presents an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complex in an instant of time.”（一个意象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意象派主要成员、英国诗人福特（F. M. Ford）认为：“诗的思想最好通过塑造具体的物体得到表现。”（见吴晓，1990：9）英国女批评家斯珀津（C. Spurgeon）将意象界说为：“用任何一种方法勾画出来的任何一个想象的画面或其他经验，它不仅可以通过诗人的某一感官，而且还可以通过他的头脑和情感为他所感知；诗人为了达到类比的目的，往往把它们用于最广义的明喻和隐喻形式”（见王先需等，1999：202）。美国新批评派的重要人物布鲁克斯（C. Brooks）和沃伦（P. P. Warren）指出，“意象是诗的核心”，诗人是“按意象思维”的，或者“通过意象或在意象中感觉”的，“思想、感情、意象……以及语言机制和节奏的这种密度、这种渗透、这种融合，乃是诗的本质、诗的力量源泉”（Brooks & Warren，2004：196）。英国诗人刘易斯（C. D. Lewis）认为，意象是“语言绘成的画面”，“一首诗本身也可以是多种意象描写绘制成的一个意象”（Lewis，1984：18）；他还在《意象的定式》中说：“一首诗中的意象就像一系列放置在不同角度的镜子，当主题过来的时候，镜子就从各种角度反映了主题的各个不同侧面……他们不仅仅反映了主题，而且也赋予主题以生命和外形，它们足以使精神形象可见。”（刘易斯，1989：96）

这些国内外学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对诗歌意象做了不同的界定，但它们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即诗歌意象由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两个方面融汇组合而成。“意”即指思想、情感、观念、意识等，“象”即指自然、社会各种客体的具体物象、事象。诗歌意象是“情”与“景”的交融，“心”与“物”的互映。诗人创作诗歌的过程是诗人对生活的观察、感受、酝酿、表达的过程：首先诗人对外界事物心有所感，然后将之寄托于精心选定的具体物象或事象，并融入自己的感受，创造出特定的意象，再由意象构成诗作中特定的艺术意境。当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在思维空间经过碰撞而有机融合之时，便产生了主客观统一的诗歌意象。诗歌意象作为情思的载体，其作用在于立象寓意，托物言志，借景抒情。诗人将主观情思寄托于客观事物，将抽象的情思寄托于具体的物象，使之成为情景交融的可感可触的艺术形象，从而产生无限的艺术魅力（刘芳，2007）。

2.3 诗歌意象词语

诗歌意象这一术语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大自然以及社会中个别具体的、可感知的客观事物联系在一起。客观物象、事象入诗即成为诗歌意象，从而成为诗人主观情思的寄托物。我们认为，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与诗歌意象相对应的大多是日常语言中表示具体物象、事象的名词性词语，包括名词性词和名词性短语，如“太阳”、“雨”、“落花”、“冷月”等。这些具象性的、可感知的名词性词语用在诗歌中便成为意象词语，从而使诗人的情感有准确具体的“客观对应物”，以便使抽象的情感被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刘芳，2012b）。

3. 跨文化汉语诗歌鉴赏教学的流程

在跨文化汉语教学中，尤其是高年级的汉语教学中，中国经典诗词鉴赏教学能够使外国学生理解、进而欣赏中华民族的精粹，从而感受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我们在跨文化汉语诗词鉴赏教学中，具体可以采用以下教学流程：介绍诗词作者及创作背景 → 提取诗词中的意象词语 → 分析意象词语的多项语义 → 确定意象词语的深层蕴含 → 鉴赏整首诗词。

3.1 介绍诗词作者及创作背景

诗词作者概况及创作背景的介绍是鉴赏经典诗词的重要前提，也是跨文化汉语诗词鉴赏教学的第一步。我们首先应为外国学生介绍诗词作者的家庭、经历及创作诗词的个人、社会因素等背景知识，这些背景能为外国学生理解和鉴赏诗词提供重要的条件。我们以苏轼¹⁾的《明月几时有》在跨文化汉语诗词鉴赏的教学为例：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写于中秋节，当时苏轼与弟弟已分别五年。中秋佳节的明月普照大地，长空浩渺无际，词人想起自己政治上被压制，不能施展抱负，又加上怀念身在远方的兄弟，不禁感慨万千，趁着酒酣兴浓，创作了这首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篇。在跨文化高年级汉语经典诗词鉴赏教学中，首先为外国学生进行诗词作者——苏轼及创作背景的简单描述和介绍，使他们大致了解诗词创作的相关背景知识，为他们理解和鉴赏这首词提供一定的前提条件。

3.2 提取诗词中的意象词语

客观物象词语入诗即成为意象词语，成为诗人情感的载体。诗歌意象词语是构成诗歌语言的基

本因素，诗人正是通过对客观物象词语的恰当选择而完成了诗歌意象语言的建构，从而表达自己的情思和感受。因此，诗词中意象词语的提取和解读是理解和鉴赏诗词的关键。

跨文化高年级汉语诗词鉴赏教学中，在为外国学生介绍诗词作者及创作背景之后，提取整首词的意象词语是理解和鉴赏诗词的重要教学环节。我们仍以上文的《明月几时有》一词为例。外国学生对诗词作者——苏轼的经历及创作背景有了大致的了解之后，我们应向外国学生讲解整首诗词的中心意象词语：“月”。诗词题名以“月”为意象词语，整首词紧紧围绕中心意象词语“月”，先对月宫仙境展开美好的幻想，而后借用“月”的自然运转规律“阴晴圆缺”来感叹人生的喜怒无常。整首词以中心意象词语“月”为主线，使情、景、理融会贯通起来。

3.3 分析意象词语的多项语义

意象词语是由表示客观事物的具象性词语来承担的，除了具有最基本的概念意义之外，不同的民族文化语境还赋予了意象词语独特的文化语义。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同一事物所引起的语义联想不同，因而，表示这一事物的语言所蕴含的文化含义也就有很大差异。当诗人选用一个具有文化含义的具象性词语作为意象词语时，这一词语便成为呈现某种民族特定情感的意象词语，诗人可以借助这一特定的意象词语迅速引起读者的共鸣，达到造境之目的；同时，读者也可由此来探究意象词语所寄寓的情感意图，进而把握诗词的内在意涵。如中国诗歌中的“杜鹃”、“月”、“鸳鸯”、“红豆”、“夕阳”、“落花”、“梅、兰、竹、菊”等意象词语，英语诗歌中的“rose”（玫瑰）、“Helen”（海伦）、“skylark”（云雀）、“nightingale”（夜莺）、“daffodil”（黄水仙）等意象词语，都由代诗人传承下来，在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诗歌中被反复使用以表达相同的意蕴。因此，不同的文化语境赋予了意象词语独特的文化语义，并对于诗歌意象词语深层语义的解读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我们仍以《明月几时有》为例。跨文化高年级汉语诗词鉴赏教学中，在提取全词的意象词语“月”之后，我们开始为外国学生进行“月”文化含义的介绍：

意象词语“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多重文化含义。在中国，日为阳，月为阴；男性为阳，女性为阴。月亮就是母亲和女性的化身，代表着女性的静温与和谐，也反映着女性世界的失意和忧伤。因而，汉语词语“月”就蕴含着一种“游子思归，两地相思，望月怀远，共生情思”的意味。中国诗词中亦常常有大量以“月”为意象词语的作品，表现出“望月思归的主题，旧梦重温的情结”。当孤臣浪子云游天涯之际，总是把明月与故乡联系起来，意象词语“月”即蕴含着“启动乡愁、寄托情思”的民族文化含义。这种以意象词语“月”来表达“望月相思”的感伤之作在中国诗词中比比皆是，如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曹植的《七哀诗》、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月夜》、王建的《十五夜望月》、温庭筠的《菩萨蛮》。

此外，在以“月”为感伤意象词语的大量名诗佳篇中，中国文人除了用“月”来表示“游子思归，两地相思”之意外，还常常借“月”的“圆缺、盈亏、夕来晓去”等自然规律来感叹人生的“悲欢、离合、沉浮、荣辱、吉凶”等，具有象征“人生无常”的文化含义，苏轼的《明月几时有》就是突出的代表。

在跨文化高年级汉语诗词鉴赏教学中，通过对意象词语“月”多重语义的介绍，让外国学生充

分了解，“月”在汉语诗词作品中是典型的寄托诗人种种情思的感伤意象词语，它积淀着深厚的中华民族内涵，散发着浓郁的中华民族气息，美国汉学家克兰默·宾(L. Cranmer Byng)在谈到中国古代诗人传统的吟咏对象时也说到：“月亮高悬在中国古典诗坛的上空……”(见张德明，1997：57)

3.4 确定意象词语的深层蕴含

诗歌意象词语在基本概念意义的基础上，还具有民族文化赋予的多重文化含义。但如何在意象词语的众多语义中确定其在某首诗词中所具有的深层语义呢？这是我们在跨文化高年级汉语诗词鉴赏教学中最核心环节。

为了确定诗歌意象词语的深层语义，我们可以寻求语言坐标系中两轴语义关系²⁾的帮助，语言的两轴关系可以为任何言语现象提供解释的方法。语言的组合轴和聚合轴的思想源自于索绪尔(F. D. Saussure)³⁾，而进一步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和论述并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是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 Jakobson)。雅各布森(1960：370)指出，“将相似关系置于邻近关系上，便可以赋与诗歌以彻底的象征和复杂多义的精髓。”雅各布森所说的相似性(similarity)也就是语言的聚合关系，邻近性(contiguity)则是语言的组合关系，两者一则表现为“选择轴”一则表现为“组合轴”。他进而还讨论了语言的两轴与语言的隐喻和转喻方式的关系，他认为，语言中的两轴关系实际上反映了语言的两种主要方式——隐喻和转喻的基本特征。

诗歌意象词语的深层语义理解同样可以诉诸于语言坐标系的两轴关系。对于诗歌来说，构成横轴的可以是一行诗，也可以是整首诗的线性发展；构成纵轴的则是诗歌语言的灵魂——“意象词语”的众多内涵或联想意绪，这些内涵是和—个民族的文学传统、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心理、审美情趣等等紧密联系的。从语义关系上讲，诗歌的上下文意义构成诗歌意象词语语义理解的横轴，意象词语的各种语义构成意象词语语义理解的纵轴(刘芳，2011)。

在跨文化高年级汉语诗词鉴赏教学中，为学生介绍意象词语的多种蕴含，可以使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随后，我们可以借助语言坐标系两轴语义关系的帮助，确定意象词语的深层内涵。我们仍以意象词语“月”为例，首先为外国学生讲解中国文化赋予意象词语“月”的多重文化含义：具有“启动乡愁、寄托情思”以及象征“人生无常”的感伤意蕴。而后，为外国学生分析在唐朝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中，意象词语“月”所具有的深层含义。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诗句中，意象词语“月”蕴含着“寄托相思”的深层语义。跨文化高年级汉语诗词鉴赏教学中，我们在引导外国学生对诗中意象词语“月”的深层意义做出判断的时候，可以借助于语言坐标系的两轴语义关系，对意象词语“月”进行分析。意象词语“月”既参与了“横向组合”的语链，又是“纵向聚合”轴上的一分子。意象词语“月”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所特有的各种文化语义构成了彼

此间的相似的聚合关系，而组成了上面诗句语义坐标系的纵轴；诗句的线性发展构成彼此间的邻近的组合关系，构成上下文语境，而成为诗句语义坐标系中的横轴。我们根据横组合轴上诗句的语义关系来选择“月”在纵聚合轴上的内涵，从而确定意象词语“月”在这一诗句中的深层意义：诗中的“月”是表现“相思苦”的感伤意象。诗人首先写明月从水上升起，照遍天涯，但对月刚一触及，即转写人，这是全诗的宗旨。诗句表现了诗人遥夜相思之苦和企图在梦中再会思念之人的心情。

3.5 鉴赏整首诗词

跨文化高年级汉语诗词鉴赏教学中，确定了诗歌意象词语的深层意蕴之后，我们可以向外国学生进行整首诗词的鉴赏教学，这也是诗词鉴赏教学环节中的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仍以苏轼的《明月几时有》为例。首先让外国学生大致了解诗词作者及创作背景等相关知识，提供理解和鉴赏诗词的重要条件，然后引导学生提取整首诗词的意象词语“月”，并依据语言的民族性，向外国学生讲授民族文化语境赋予意象词语“月”的多重文化含义，在此基础上，借助语言坐标系的两轴语义关系，对意象词语“月”的多重语义进行分析，从中确定意象词语“月”在这首诗词中的深层语义，最后帮助和引导学生鉴赏整首诗词：《明月几时有》全篇以“月”为中心意象词语，以“月”成景，由“月”生情，又以“月”明理，寄寓了词人浪漫而复杂的情怀。词的上篇描写作者在月下醉后的幻想；下篇表达作者对兄弟的怀念之情——从月的阴晴圆缺，想到人间的悲欢离合，作者不禁深深的哀叹，然而他又想到，只要人能健康地活着，即使不在一起，却能共同欣赏这美好的明月，也是幸福的事。词作者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之情纳入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性追寻之中，反映了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又表现出作者热爱生活与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4. 结语

诗词教学历来是文学教学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对于跨文化的外国学生来说，诗词鉴赏教学更是难上加难。诗歌意象是诗歌的基本构成要素，是诗歌的灵魂和生命。诗歌意象以语言为物质外壳和载体。诗歌创作的过程就是诗人寻找客观事物作为意象、建构意象语言，从而使其主观情感能够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的过程。在跨文化高年级汉语诗词鉴赏教学中，我们必须抓住诗歌意象词语的教学，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情风俗、思维模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知识，细致地分析意象词语的深刻内涵，以及意象词语所营构出的诗歌意境，这样，才能使外国学生真正体会和领略到诗歌所蕴涵的思想情感，进而欣赏中华民族的精髓，从而感受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

* 本文系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规划基金项目“跨文化汉语教学中的词义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KX171279。

后注：

- 1) 苏轼，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是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是豪放词派的代表。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明月几时有》是苏轼的著名代表作，倍受后人赞誉和喜欢，是脍炙人口的传世词篇。
- 2) 语言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可以构成一个语言的坐标系。语言的组合关系是一种历时性的关系，语言各要素之间的结合是以线条特性为基础、或者说结构是在水平方向上展开，因此，组合关系可被称为横向组合关系（syntagmatic dimension），即为此坐标系的横轴；语言的聚合关系是一种共时性的关系，是指一个句式结构中占据某一个相同位置的语项之间的垂直关系，可以称为纵向聚合关系（paragrammatic dimension），即为坐标系的纵轴。
- 3) 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 D. Saussure）认为，语言各要素之间存在着两种最基本的关系，即“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L. Hjelmslev）将“联想关系”称为“聚合关系”。也就是说，日常语言体系各要素相互处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之中，在话语中，词语彼此相连，组合关系就是由两个以上相连续的单位构成的横的线性关系。如，词构成自由词组：“诗歌——的——语言——研究”；词和词组构成句子：“我们进行诗歌的语言研究”等；在话语之外，一些有共同点的词会在人的记忆中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聚合关系就是语言单位按一定共同点相互联系的纵的潜在关系。如，“诗歌语言、小说语言、散文语言”构成一种聚合关系，“诗歌语言、法庭语言、网络语言”构成另一种聚合关系，等等。

参考文献：

- Brooks, C. & R. P. Warren. *Understanding Poetry* [M].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 Jakobson, R.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A]. In T. A. Sebeok.(ed.). *Style in Language* [C]. Cambridge: MIT Press, 1960.
- Lewis, C. D. *The Poetic Image* [M]. Los Angeles: Jeremy P. Tarcher, Inc., 1984.
- Pound, E. *A Retrospect* [A]. In J. Cook.(ed.). *Poetry in Theory: An Anthology 1900—2000* [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 李孝谄. 中西诗学意象范畴比较论 [J].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004 (2): 67—74.
- 刘芳. 从国俗语义角度看英诗的“欢乐”意象 [J]. 外语研究, 2007 (2): 18—20.
- 刘芳. 语言坐标系与诗歌意象语言的语义理解 [J]. 广西社会科学, 2011 (4): 137—140.
- 刘芳. 论诗歌意象语言的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生成 [J]. 中国语文学论集 (第 72 号) (韩国一级期刊), 2012a (1): 86—100.
- 刘芳. 诗歌意象语言的语用修辞功能分析 [J]. 外语教学, 2012b (3): 26—29.
- 刘易斯. 意象的定式 [A]. 陈鲁明译. 汪耀进. 意象批评 [C].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9.
- 王长俊等. 诗歌意象学 [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
- 王先霈等. 文学批评术语辞典 [Z].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 吴晓. 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张德明. 诗歌意象的跨文化比较 [J]. 中国比较文学, 1997 (2): 36—60.

